

173909

5
5512
33
4

合作化的好处說不完

——社会主义教育参学材料第四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合作化的好处說不完

——社会主义教育参考材料第四輯

☆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款元街20号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耗 1/32·16頁·1印張 24,000字

1958年6月第一版 195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5) 9分

統一書号: T3118·46

編書人的話

去年秋季到今年春天，在工礦和農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从羣众里涌现出大量的、对廣大人民羣众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教材。这些教材，使人們生动具体地認識到：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國；社会主义有無窮的优越性，資本主义只能給人們帶來深重的災难。这样就提高了人民羣众辨別是非的能力，拥护社会主义的正气，压倒了資本主义的邪气，在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出現了空前的生產高潮。

但是，人們頭腦中的資本主义思想并未徹底根除，社会主义道路徹底戰勝資本主义道路，特別是社会主义思想徹底戰勝資本主义思想，將是今后長期的任务。因此，这些教材不僅在过去對人們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就在今後繼續向人民羣众進行社会主义教育时，仍有很大的教育价值。現在，我們選擇了一部分，把它編印成冊，供工厂、農村、学校進行社会主义教育时的参考。

选編的文章，挂一漏万，不免有差錯，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九五八年四月

目 錄

合作化，好方向，一年更比一年強·····	(1)
風水、祖故全不靈，合作化使“干鬼”翻了身·····	(2)
合作化帶來八大好處，十大不愁·····	(5)
開山辟嶺，苦戰兩年	
——新陽三社超過富裕中農的生產水平·····	(7)
楊家壩·····	(10)
請到我家看·····	(11)
入了社是不是“不自由”？·····	(11)
單干“優越”的秘密揭穿了·····	(13)
我不再過“獨木橋”了·····	(15)
還是走合作化的道路好·····	(17)
生產要搞好，技術不可少·····	(18)
還差得遠哩！·····	(20)
種雙季稻硬是划得來·····	(27)
肥肉上不能加鹽嗎？·····	(28)

合作化，好方向，一年更比一年強

簡陽縣棉丰農業社主任 張泗洲

從我們棉丰農業社幾年來的發展可以證明：合作化，好方向，一年更比一年強”，這是黨指引我們走的光明大道。

棉丰社是由5個村的農民組織成的。回憶土改後，農民有了田地、房子，雖然比解放前好多了，但是，單家獨戶搞生產，仍然受到很多限制。5個村的土質都很壞，加上缺肥料，耕作技術落后，產量很低。那時，一般的棉花每畝只收20多斤，水稻300斤，紅苕千把斤，玉米100斤左右。庄稼不好，生活改善也就很慢。一年當中，仍有兩次荒月，牛皮菜、紅蘿卜、大麥糊就是主糧，紅苕也要囤到緊工時給主要勞動力吃。熱天沒帳子，冷天沒被蓋，身上的衣裳換不下來洗，更是普遍現象。看樣子，除了極少數富農和個別富裕農民可以往上爬以外，一般農民很可能回到沒田沒地的境地。

可是，黨不讓我們走下坡路，給我們指引了一條合作化的光明大道。1953年春天，我們聽黨的話，由兩個互助組建成了26戶的初級社。經過總路綫宣傳、合作化高潮，我們社不斷擴大，現在，我們已是由5個村520戶農民組成的高級社了。

5年來，在黨的領導下，棉丰社發揮了集體生產的優越性，在耕作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多種改革，庄稼產量逐年提高。若以全社總產值來算，第一年（1953年）就比1952年互助組增加24.5%，第二年增加23.9%，第三年增加34.9%，第四年增加3.1%，第五年（1957年）又比1956年增加30%。以單位面積產量來說，1957年除水稻單產穩定在每畝564斤以外，其餘作物是：棉花54斤，玉米300斤，紅苕1,900斤。無論水稻、棉花、玉米、紅苕，單位

面積產量都比建社前高出許多。

在逐年增產的基礎上，社里逐步擴大了公共積累。現在，全社有耕牛60多头，新修千挑以上的儲糞池42个、大蓄水池33个，大小農具數千件，新建养猪場6个，還有粉房、糟房、果園等等。全部公共積累共值7萬元，每戶平均134元。

社員的收入也逐年增多，若以總產值每人平均計算：建社前每人平均50.8元，1957年總產值每人平均88元，比1952年增加將近一倍。原來同我一個互助組的9戶貧農社員，現在全部上升為新中農，其中習漢文等5戶已上升到上中農的生活水平。春荒夏荒已一去不復返，牛皮菜、紅蘿卜代之以紅苕干飯，又髒又爛的衣服換成了藍布花布衫衫。社員萬光榮，建社前死了父親沒錢埋，現在呢？還清了歷年欠債，衣物用具置備齊全，還有積余，討了老婆，添了兩個小孩，真是“人財兩旺”。再說社員劉申之，解放前討口要飯，晚上蓋蓆衣，屋漏頂斗篷，还被地主惡霸誣為土匪，坐了三年監。入社後当了飼養員，連年增加收入，今年他家每人平均純收入120元，新制了3床被蓋蚊帳，房子新修兩間，頭上戴呢帽，腳上穿膠鞋，絨絨汗衣、細布衣裳各有几套，誰會相信他過去是討口要飯的呢？象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許多。誰能說這生活不幸福呢？

社員們從實際生活中体会到合作化具有無比的优越性。感謝黨給我們指引了合作化的道路。

（原載“四川農民”）

風水、祖坟全不灵，合作化使“干鬼”翻了身

在閬中縣的五星社有这样一首歌謠：“離家山，地連天，山高土又薄，黃泥、石骨子占一半，農種收入薄，年年鬧飢寒，誰

黃肌瘦高鼻蛋，十八大姐沒衣穿。共產黨來了才翻身，土改分地又分田。自從把社建，糧食堆成山，家家有余糧，現金用不完，人人穿新衣，个个紅光滿面。”

“干鬼”翻身了

五星社的小地名叫雒家溝，又名滾金坪。住着200多戶人家。解放前有22戶給地主幫長工，有13戶沒有房子，地主惡霸壓迫這些終年勞累而不得一飽的農民為“干鬼”。附近流傳着這樣幾句話：“養女莫嫁雒家溝，說親莫去滾金坪。”1954年8月，這里由互助組轉為初級社，1955年比1954年增產28%，年年靠貸糧貸款救濟的14戶困難戶也不需要貸糧貸款了；从不穿鞋的社員鍾燦德，也穿上了膠鞋；合作社還添制了不少的農具。周圍的農民，看到合作社增產這樣大，200多戶農民的入社申請書，象雪片似的飛來，1955年12月份擴了52戶，在1956年又擴進了73戶，這才基本上滿足了農民的入社要求。擴社后，進行了基本建設和改革耕作制度。合作社發動社員修了五口山灣塘，搞了60多畝國水田，擴大了13.2畝的栽秧面積，又開了22.5畝生荒，取消了田畝地坎，擴大了22.7畝的耕地面積，全社犁不挂土的67畝瘦地，也通過深挖填土的办法改變了土壤；合作社還全面推廣了水稻密植、硫酸銨浸秧根等先進技術，旱地全面作到了二犁二耙（過去是一犁一耙），水田五犁五耙，大小春的旱糧，一般都作了三至四次的中耕鋤草（過去小春不鋤，大春鋤的少）。由於這樣，1956年每畝平均打糧965斤，比1955年增產37.5%，除去交清了公糧，超賣了五萬多斤統購而外，每人平均分得口糧850斤，全社沒有一戶供應戶了，每戶平均分現金59元。大丰收給社員帶來了幸福，社員們說：“想起入社后的生活，硬是睡着了都要笑醒咧。”只讀過兩年古書的雒興全在修塘工地上放開喉嚨喊號子，真是心樂口快，隨編隨喊：“雒家溝呵！合作化，茨坡薄土長出了好庄稼。

每人分粮八百五，分的現金足够花，貧苦農民李賢德，如今變成大富家，谷子滿櫃猪滿圈，陰丹棉衣身上穿，当年窮苦說不尽，人家过年他沒年，大年初一吃酸菜，一身破衣不沾棉，賢德挑土放小跑，兩担泥土一担挑，汗水湿透新汗褂，賢德笑得不合牙。”

鍾興全說：“我虽然沒有文化，但是要唱合作社的好处么，我保證三天三夜不翻重皮子話。”

再也不怪“風水”和祖坟

鍾家溝，還有個小地名叫做白鶴觀，这里过去大部分田栽不上秧，收成很孬。解放前，这个地方出來的人，大都餓成高鼻子，長頸項，个个都是面黃飢瘦的，因此，这兒的農民总是埋怨“風水”不好，祖坟沒有葬对头。現在呢？他們吃飽了，穿好了，人人紅光滿面；說也奇怪，建社后第三年，这社的農民的鼻子再也不象过去那样高了，頸項也不象过去那样長了。从此，鍾家溝的農民們，再也不怪“風水”不好和祖坟沒有葬对头啦！

“三条腿”养活八口人

这个社有个女社員叫鍾澤羣，家中共有八口人，她的丈夫是个瘸子，只有一条腿，連她只有三条腿，她母親已喪失了勞動力，除此以外，剩下的都是小娃兒，未入社以前，年年“連架”把子一丢，就沒有吃的，1955年入社后，社里給她安排了适当的活路，她家分得了2,960多斤谷子，630多斤小麥，7,000多斤紅苕，30多元現金，1956年到1957年，賣了三只肥猪，圈里還有一只大架子，1957年栽秧时，还在吃陈麥子，鍾澤羣說：“我家只有三条腿，养活八个人，日子还过的这样好，这都是合作社帶來的好处，沒有共產党的領導，我們是活不出來的。”

拿棒棒也赶不出社了

五星社有个富裕农民叫陈登明，当合作社开始建立时，他的兒子就提出入社，可是在家庭会上就被他阻止了，第二次他的兒子和他老婆寫了入社申請書，但由于他本人思想不通，合作社沒有批准，陈登明見合作社沒有批准入社，高兴的觉都睡不着。但他老婆和他兒子都不高兴了，向他提出分家，各走各的道路，并又寫了入社申請書，这一下可把陈登明弄得目瞪口呆了，口通心不通的勉强入了社。由于入社后生產不積極，工分掙得少，1956年小春只分了現金5元，他急得跳脚，埋怨老婆又罵兒子，找社主任鬧退社。社主任給他解釋，要多劳动才能多得，如果你真要退社也要在秋收后才退。可是大春收后，合作社大增產，他家除了每人分得850斤粮食而外，还分得174元現金，一家大小都穿上了新衣，直到1957年七月份，他家还有一千多斤谷子，五六百斤紅苕，圈里喂了三根肥猪，信用社还存有70多元錢。他見收入增加了，便悄悄地把退社的話收起不說了。区委書記何建福同志問他：“你現在还想退社嗎？”他赶忙回答說：“就是你們拿棒棒也把我赶不出去了”。

（原載“四川農民”）

合作化帶來八大好处，十大不愁

先鋒社副主任 李明耀

“想从前，咽糠菜，生活苦難誰人問。到如今，住瓦房，日子越过越香甜。”这是在我社社員中流傳着的一首歌謠。的确，合作化有無比的优越性，这是建社四年來我親身感受到的。回想解放前，我們農民遭受的苦難，是难以形容的。那时出現在農村

的有十多：①沒地少地的人多；②帶長年月伙的人多；③沒房子住的人多；④討吃挨餓的人多；⑤小接媳婦多；⑥穿襟襟挂襟襟的人多；⑦偷盜多；⑧耍錢賭博多；⑨被賣壯丁的人多；⑩賣“高足黃”（即賣青苗）的人多。想起那些苦難的生活，真比黃連還苦三分。

解放後，農民翻了身，分得了田土，共產黨把我們從火海中救出來。但是有些人家底太單薄，生產一時還搞不好。就以我來說，喂的豬連死兩年，眼看庄稼翻黃沒糞橋，季節已到沒牛鋤田，生產的糧食還吃不到舊曆年，只得向富裕農民借貸，背了一身的債，幸虧53年底黨領導我們辦起了合作社，生活才慢慢好起來。我可以這樣說，從前和現在相比，簡直象“孫悟空打跟斗”一樣——相差十萬八千里。就以我們社里來說，建社四年各方面起着多么大的變化呵！社員們普遍反映說，合作化給我們帶來了八大好處、十大不愁。八大好處是：①糧食年年增加：1954年糧食畝產698斤，到1956年就達到923斤，1957年預計糧食畝產將達到980斤，比1954年增產四成。②現金分配增多：57年全社每戶平均分現金104.23元，分現金100元以上的就有412戶。③公共積累增長：現在社里有公共積累共6萬多元，平均每戶118元。④副業大發展：全社現在有豬支1,605頭，比55年增加462頭，雞鴨4,590支，比55年增加3,131支，僅56年賣出的肥豬就有500多頭。⑤農具逐年增加：以最近三年統計，由於收入增加，全社共添購犁241架、車子95架、口袋934根、豬圈214眼。社員也都積極添制私有農具。⑥余糧戶增多缺糧戶減少：統購前兩年全社買米戶393戶，統購時的供應戶也有73戶，而1957年全社只有18戶拿錢取米。這18戶都是教師、幹部家屬和手工業工人。⑦欠債減少：許多人都還清了陳年老帳，欠債的已由1955年的363戶減少到52戶；⑧買自行車的人多，現在全社已有六部自行車。十大不愁是：1.不愁吃；2.不愁穿；3.不愁錢用；4.不愁沒勞力；5.不愁沒牛鋤田；

6.不愁老；7.不愁兒孫餓飯；8.不愁天災；9.不愁買賣；10.不愁添人進口。合作化具有無比的优越，社員們誰也离不开它。四聯社員陳育芝在臨死前，把兒女喊到床前囑咐說：“我辛勤半生，沒給你們掙得半點家業。盼得解放，參加了合作社，這才有了指望，有社就有丁衣食。無論如何，你們都要愛社才行。”

（原載“崇寧報”）

開山辟嶺，苦戰兩年

——新陽三社超過富裕中農的生產水平

苦日子不堪回首

敘永水尾區鳳凰鄉新陽三社，位於馬草坪埂新陽山上，與貴州三角山遙遙相對，拔海800多公尺。這裡的社員們回憶起解放前“天旱水澇年年有，人禍獸災不離身”的苦日子，莫不心驚胆慄，傷心淚下！

解放前，這新陽山上，到處是一片又一片野草叢生的荒土，就是種上庄稼的土也被洪水冲刷得又瘦又薄，田里不是干得裂縫，便是大水淹沒了庄稼。由於自然災害的襲擊，偽鄉長保長的抽丁勒索，成年累月的匪患，年輕力壯的小伙子都不敢在家安心生產，全社的127個勞動力，就有92個流落外鄉，剩下的都是些老、弱、婦女，因而田土荒蕪，糧食歉產只二百多斤。大多數的貧苦農民吃“泥土”“石蒜”過活。只有少數富裕農民生活較好，每人每年有几百斤糧食吃。

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

解放後，在共產黨領導下，逃難的人紛紛回家團圓了。1952

年土改以后，生產大大提高了一步，粮食畝產达到了275斤，比1949增加了35%，比当地富裕農民的畝產331.64斤差56.64斤。1955年春，貧農宋向云組織了互助組，不久又建成了合作社，貧農和下中農都紛紛入了社，只會万森等几个富裕中農不願入社，他們嫌貧農的田畝、產量低，怕把自己“扯稀了秧”。可是，事情却出乎他們意料，社員們在党支部領導下，勤勤懇懇，苦磨苦掙兩年，生產就大大超过了当地富裕中農的水平。1956年，全社粮食平均畝產已达585.2斤，比1949年增加了153%，比办社前当地富裕中農的畝產331.64斤高出76.57%。全社总收入每人平均46元4角6分，比当地富裕農民每人收入28元7角1分多17元7角5分。入了社的富裕中農比入社前收入也大大增加了。1957年，全社農業副業总收入又超过1956年56.6%，每人平均可收入50元7角8分。最富裕的曾万森，每人平均收入达60元5角。現在他見人就說：“社会主义真正好，合作化的好处說不完。”

英雄們的合作社改变窮山窮面貌

新陽三社兩年來粮食獲得大增產是經過艰苦奋斗得來的。这个社的自然条件很坏，社的周圍，有50多个山头，每个山头都有四、五条山埂子或山溝溝，埂上溝里全是梯田坡土，土薄田瘦。建社后，社員們齊心合力，拿出最大的勁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僅僅兩年的時間，便改变了这里的窮山窮面貌。

第一，大兴水利，保持水土，擴大灌溉面積，消滅旱災和洪災。1955年冬，社員們冒着嚴寒，展开了大規模的兴修水利运动。根据梯田的需要，橫山腰开了29条防洪溝、蓄水溝，沿溝的山埂上，挖了23个沉沙凼和囤水池。接着又修复了99条堰溝，新开了8条堰溝，不僅保證了全社現有水田全部滿栽滿插，而且还修复了29.5畝廢田，开辟了4.2畝新田。过去憑天接水的青龍塆，20多年無法栽秧，田內長起碗口大的杉樹，1956年修了水利，經過

加工后也栽上了绿油油的秧苗。就在这些几十年荒廢的田里，1956年收了一万多斤粮食。此外，兩年來，全社还栽了1万4千多株杉樹和4千多株茶子，基本消除了水土流失現象。

第二，大力積肥，把荒蕪瘦瘠的土地，变成肥田沃土。1956年春天，社員們繼大興水利运动以后，开展了規模巨大的積肥运动，一个春天，共積了121万多斤堆肥。平均每畝田土下自然肥4,248斤，比1955年增加20.7%。1957年全社又積了灰肥208万5千斤，比1956年增加了80.57%。除自然肥外，猪牛糞也增加了不少。1956年，社里的耕牛，由过去的5头增加到19头。解放前全社只有8头猪，建社时，全社增为25头，現在增加到120头，全社平均每1.6人一头，做到了家家有猪，戶戶有圈。

第三，挖掘土地潛力，改变耕作粗放的旧面貌。有了水利、肥料，就能更多的利用土地。全社兩年來共修复旧田19.5畝，新开生田4.3畝，新开土41畝，这些田土共增產了一万多斤黄谷和一万多斤芋头。过去，这里的耕作很粗糙，田只一犁一耙，今年栽这面，明年又掉來栽那面。建社后人多牛多，普遍做到了三犁三耙或四犁四耙，栽秧时全是栽铧秧和抓糞秧。土头的挖款、筛耘都比过去细致得多。

勤儉節約，支援國家工業化

社主任李向荣和會計何正有等几个干部，都是过去衣不遮身的貧苦農民，有着勤儉的优良傳統，他們經常向社員進行勤儉办社的教育，并处处以身作則。1956年，社里搞了那么大的水利設施，修了那么多灰棚糞池，却没有花一文錢。全社農業总投资，包括購買耕牛、肥料，才占总收入的5%，今年全社的行政管理費只占总收入的0.04%。社里把節約的錢，除适当增加社員收入外，主要是增加公共積累，全社1956年提留了公共積累464.5元，1957年又提留了965元，比1956年增加了一半。社員們節約已形成

風氣，兩年來沒有一戶做生辦喜事浪費的。1956年，社員們節約糧食，超額6千多斤完成了統購任務，1957年秋收時，還有21戶存糧食13,266斤，平均每戶有存糧323斤，有10戶社員存糧足夠吃到旧曆年底。

繼續前進！提前實現40條！

已有的成績，並不使社員們滿足，勁頭更大的新的生產高潮正在全社掀起。全社決定1958年要爭取畝產800斤，提前實現40條的增產指標。第四隊還要爭取畝產1千斤。社員們滿懷信心地說：“我們山區生產潛力大得很，再苦戰三年，保證徹底改變山區的面貌。”

（原載“川南報”）

楊 家 壩

（花 鼓）

初八十八二十八，
常听爺爺背古話：
秧子若栽楊家壩，
沒水干坏好庄稼。

几十輩人几百年，
楊家壩里無水田，
人人都想種谷子，
只因缺水栽秧難。

前年建了高級社，

生產高潮鬧喧天，
男男女女展勁干，
為修水庫忙得欢。

水庫修在山谷間，
閘門一開浪花翻，
去年麥熟就栽秧，
旱地全都變良田。

秋收水稻大增產，
收入黃谷几百石，

从前吃米全靠買，
去年白米吃不完。

今年粮食又增产，

每人吃粮四百三。
坝上修起水电站，
电光照亮半边天。

(原载“四川農民”)

請到我家看

井水担不干，
气力用不完，
入社勤生產，
吃都吃不完。

說起你不信，
請到我家看，
紅苕才吃完，
麥子還沒拌。

剛把早稻碾，
中稻黃一片；

中稻若收完，
晚稻又上坎。

不是有了社，
粮食哪会添？
不是有了党，
生活哪会甜？

松柏最長青，
恩情党最深，
中秋月最明，
毛主席最親。

(原载“四川農民”)

入了社是不是“不自由”？

“入了社卡得緊，不自由”这个論調，在岳池万寿鄉七一社一分社一部份社員中，已經流傳得很久了，繼粮食統購統銷辯論以后，全体社員又对這個問題展开了一場大論戰。

這場大論戰是由肖洪澤挑起的。他說：“以前我沒入社，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達達就把活路做了；自从入了社，一年四季做不

贏；春天有早稻，夏天有晚稻，秋天擴大干田，冬天修塘堰，要是把人累慘了！”好些人馬上反問他：多做活為的哪一個？接着陳漢清攤開他入社前後一篇收入賬：他家在1954年互助組時，十九挑半田土所產的糧食，除公糧統購，全家五口，每人平攤四百二十斤；1956年在社里，他與他女人一個半勞動力干活，分得的糧食，每人平均達到四百六十斤，還收入現金一百一十元。1957年雖說比1956年每人少分糧食五十八斤，但現金收入增加四十多元，算下來還是增了產。他說：“入社後活路是多了，我女人這一年娘屋也沒回過；可是多做活就能多收入，你說說看，這是為的哪一個？”這一算賬，啓發了很多人也同樣算開了，算賬的結果都是入社產量高，社員收入多，賣糧支援國家多。

農業社是不是活路多得累死人，沒得一點休息呢？大家圍繞這個話題又說開了，有的說：三六九岳池城當場，農閑時社里趕場的不在少數。有的說：平時做活，也不是從天亮做到天黑不下班，普遍的情況是：吃了早飯才出去，擦黑就收工，熱天中午要休息。每年只有栽秧、打谷那段時間緊一些，但緊的季節一年不到四個月，就是這幾個月，也不是忙得氣都喘不過，只有單干那陣，一無耕牛，二無勞力，糧食收不進，秧子栽不上，才是真惱火。湯正榮說：“現在哪象單干那陣，那陣我半夜都在犁田，還搶不上季節。”

肖洪澤在社員們舉出的這些事實面前雖然已無話對答，但他並沒有完全心服。他又說：“單干做活路，做好做歹沒人說，在社里，活路做孬了，要返工、扣分、刮鬍子，弄得人硬是不安逸。”李三和直截了當地回答他：“那陣做活做好做歹是沒哪個說，但收入那几顆糧食人人得知。收入少，沒吃的，才叫不安逸。”社會計曾祥文說：“去年六隊在田坎上種高粱，貓兒蓋屎，做假活路，今年一挑高粱才挂七十斤；五隊貫徹了技術，不蹶假水，一挑收了一百二十多斤。做假活路害得自己少分糧食不

說，还把大家整倒了，难道不該返工、扣分、刮鬍子？”

通过辯論，社員們弄清了自由、不自由的實質，楊開余說：

“旧社会只有地主、保長、奸商、富農这些人自由，現在他們真的是不自由了：一不能雇工請長年，二不能盤剝放高利，三不能隨自己想種啥就種啥。限制了他們这些自由，粮食增產，生活改善，農民不再賣田賣地，妻离子散，难道还不好嗎？”大家都認識到現在办農業社，走大家富裕的道路，才是農民的真正自由。

（原載“南光報”）

單干“优越”的秘密揭穿了

前一段時間，有些地方流行着一種謬論，說單干戶也有优越性。有的說有“三大优越性”，有的說“四大优越性”，也有說“五大优越性”“六大优越性”的。歸納起來，不外兩點：一是單干戶吃的粮食多，一是零花錢多。在这些謬論流行的地方，确实有些單干戶的吃粮和零花錢比一般農業社社員多一些。这些單干戶有时还喜欢在社員們面前炫耀一番。別有用心之地主、富農分子更是常常抓住这些事大肆宣揚，从中造謠挑撥。个别社員为这种现象所迷惑，竟动摇起來，甚至想回过头去退社單干。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單干戶真的也有优越性嗎？中共江津地方委员会最近在江津縣琅山鄉平橋村等处作的一些調查研究，找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平橋村共有一百八十戶農民，只有九戶是單干戶。这里也曾流行过單干戶有几大优越性的謬論。中共江津地方委员会工作隊在調查中首先發現的是，單干戶的生產，特別是几年來增產的幅度，远落在農業社的后面。这里是水稻產区，建社前每年只种一季，每畝平均產量只有四百多斤。从1956年起，農業社改种兩季